

王紫仲詩詞選



電國本道好勝國
待亦佳瑯瑯現新
景竹筆生三已

祝王學仲詩集出版

敬啟之





作者简介

王学仲，笔名夜泊，男，1925年10月生。山东省滕州市人，曾在北京京华美术学院、北京国立艺专及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现任天津大学教授、王学仲艺术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并曾应聘日本国立筑波大学教授，还兼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书画会名誉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等职。作者具有文人画家诗、书、画一体的品格，对当代艺术提出了鲜明的追求。

有声的画卷

——读学仲同志的诗词

陈大远

王学仲同志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和书法家。他善于画泼墨山水，雄浑中有逸致，苍古中露新机；他的书法，道劲中见功力，朴拙中寓灵秀。这些是人们所熟知的。但是人们却不大知道他又是一位很有修养的诗人，因为他的诗很少公开发表。

我和学仲同志相识之前，也只是常见其书画，而未读其诗词，由于我是个书画爱好者，也就以此求其为友了。我们相识之后，才了解到他的诗才。我以为，他的诗词是应该同他的书画共传的。

有一次，学仲同志寄给我一幅他写的草书，录了他自己的一首五言绝句：

生遇人民纪，凯歌唱未休。

灵魂若有在，死去亦高讴。

读了之后，欣喜若狂，我这才知道，学仲同志是一

位卓越的诗人。这是多好的一首诗啊！寥寥二十个字，就把诗人的感情、志趣、品格、抱负，诗人的气质、对革命的积极性，完全呈现在我们眼前。从此，我把学仲同志引为诗友。

我得到这首诗后，因请学仲同志把他的诗词存稿全部给我阅读一遍，可惜他办不到，因为有些诗词是随写随弃，并没有全部录存，只寄给我一册《滕国词草》和一册《南游诗稿》的抄本，并附了一首诗：

歌吟祖国日兼旬，诗稿十担画稿贫。

前世今生非逸士，激扬犹自作词人。

他解释说，所谓诗稿十担，不过是同绘画作品的寥寥相比而言，并非真有那么多。我从此知道，他对自己诗词的重视几乎是超过对他的绘画的。

在我同学仲同志的交往中，逐渐了解到他的一些写诗的经历。他从十三岁学诗，他的父亲王履安先生是一位精通古典诗文的学者，所以得到父亲的传授和指导，很快掌握了诗词的基本规律，能够写出有独到之处的作品，因而他在少年之时，就有“诗童”之称。学仲同志读了从《诗经》到龚定庵的大量诗词，但他在诗里特别喜欢谢灵运、王维、李白、王之涣等人的作品，在词里特别喜欢辛弃疾、陈亮、刘辰翁等人的作品。对这些人的作品，进行了探索、研究，并且把这些作品的丰彩、精神，融汇在自己的作品里，加上他的豪迈、刚直的性格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学仲同志的诗词，正象前面那首五言绝句所说的，“生遇人民纪，凯歌唱未休”。他运用不同的题材，通过不同的内容，纵情地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社会主义的灿烂之花。

比如，一九五七年，他经过长江三峡看到除礁工程之时，写下一首《念奴娇》，有这样几句：

明灯灿地，
惊起鱼龙鳌。
山川听命，
气吞河岳声烈。

……

胜似仙槎，
轻舟如鸟，
瞬息辞三峡。
长风吹送，
波涛无际飞越。

他并没有用多少笔墨去描摹这项工程如何艰巨，也没有直接描写除礁工人在怎样战斗，只是把个人的感受，用雄浑的、抑扬有致的诗句纪录下来，它就使人亲切地感到诗人对社会主义的乐观、信心和一种意气风发的豪迈精神。

又如，他的一首《水调歌头·登泰山》二首，对泰山的历史变迁，对历史人物的功过，作了公正的评价之后写道：

天几补？
地几震？
炮隆隆。
饮君安坐，
饱经风雨与秋冬。
岁月迢迢无算，
变态岩岩生秀，
越老越青葱，
满眼红霞丽，
杲杲日升东。

这不正是“唱未休”的“凯歌”吗？读了他的这些诗词之后，真使人感到他胸中有无穷丘壑，心底有广大人民。

学仲同志的诗词，就是具有这种深厚、雄浑、大气磅礴的风格的，使人读了感到豪情满怀。但是，他的诗词也并不是每一首都需要什么“铜琵琶、铁绰板”来伴奏的，也有另外的多种风格。比如，他的《重过西湖》：

十余年后看容华，光彩新添一抹霞。
坡老已仙谁命笔，难描西子夜蒙纱。

这种诗给人一种清新、瑰丽的感觉，揭示了西湖的新风貌。

又象他的《谒金门·断桥即景》：

今日断桥上走，都是人间佳偶。

离恨别愁不再有，朗朗开笑口。

用这种新的人间景象与“白蛇许仙分手”的神话故事相对比，颇有一种幽默的味道。而他的不同风格，却又汇聚到一个中心，歌颂人民，歌颂社会主义。今天的西子，已经成为披上新装的娇女，今天的断桥，已经成为人间佳偶的金桥。

学仲同志诗词的风格，既多样，又统一。他总是用纯朴的语言表达出深挚的感情。他把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怎样展开深邃的境界，作为写诗的第一要义，而形式上的东西，则是第二位的。因此，他的诗词总是使人感到真实、质朴。象七绝《忆昔》：

忆昔立锥难立家，关山梦阔到天涯。

书裙无计且书叶，画壁未成聊画沙。

这首短诗，把他过去苦学书画的情景，生动地再现出来，也可以从中窥见他的不事铅华，而具有磅礴之气的风格。这同他的绘画不假修饰，而传摹山川之精神，是具有共同特点的。

是的，学仲同志是画家，又是诗人，所以他的绘画常常包含着浓郁的诗情，所谓“画是无声诗”者是也。他的诗词，又往往展现出多姿的画境。上面引的《念奴娇》、《水调歌头》、《重过西湖》，就可以说是有声之画。我认为，他的诗和画，是互相渗透、互相辉映

的。

我们不妨再举出几首诗词的断句，看看他是怎样以画入诗的。“石头月落金乌起，照人家，翠岭苍谷。挺天掀地，一宵春笋，万竿新竹。”（桂枝香·金陵）“狂吟杜陵妙句，万点蜀山尖。助我清游兴，天半月弓弯。”

（水调歌头·登峨嵋）“独把一张伞盖，弥天风雪孤撑。”

（风入松·迎客松）“雾穿迷草，涨平湖陂。余一抹孤山淡远，与林逋心契。”（卜算子·慢雨西湖）这些诗句，不都是维妙维肖的山水画页吗？或是画出河山的雄峻壮丽，或是写出自然的优美丰姿，有的则是“淋漓大写”的泼墨，有的酷似着意描摹的双钩。它们把读者带进了既可聆诗、又可读画的十分生动的物质境界里去了。

学仲同志总是把自己的情感，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用绘画般的形象的诗词语言表达出来，并且敢于给予，敢于批判，敢于歌颂。他的《我画我画歌》，对于绘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几乎是他对几十年来从事绘画事业的自评。《狂草赋》，对于书法提出独到的见解，等于他自己几十年从事书法的总结。这类诗词是不少的，他总是把诗、书、画三者结合起来，互相作用，互相补充，作为他的武器，跻身于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军行列之中。

学仲同志的诗词有所师承，但又反对单纯的模拟。他也用典，取自经史，以便使作品更洗练，更深厚，更有逸致。但他又反对脱离群众、脱离时代的僻典、杂说。

这也是形成他的诗词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有这样一首诗：

何事雕虫吟咏勤，挥毫直扫九天云。

淋漓大写情方快，不作浅斟低唱文。

这首七绝，可以说是对他自己诗词的总结。我记得，他在一幅泼墨山水画上题道：“五日一石，十日一山，我则未能也。”这不正是“淋漓大写情方快，不作浅斟低唱文”在绘画上的运用吗？

学仲同志的诗词达到很高的成就，除了他有那样一个家庭环境，有那样一种苦学精神之外，主要还是他有了长时期的实践。他游历了我国的名山大川，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对祖国的英勇人民，有了深刻的体察和了解。象三峡的险隘，峨眉的秀丽，漓江的俊逸，庐山的葱郁，西湖的多姿，武夷的清奇，泰山的峭拔，盘山的雄浑，都成为他的画稿诗材。尤其重要的是，他在旅行写生、调查实践的过程中，看到修建电站的“战场豪杰”，看到了“灌罢莲池，又注青蛙里”的劳动农民，看到“犁舌启如花”的采茶妇女，看到了“雄舟逐水”的“豪情少年”。总之，他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因此，他对祖国伟大河山的赞美，对广大英勇人民的歌颂，就成为他的诗词里的热火燃烧的灵魂。

我收到学仲同志寄给我的山水画，几乎同时读到他的《词草》、《诗稿》，以后又经常收到他的诗词新作，喜不自胜，曾写了一首七言绝句，以表达我的仰慕

赞赏的心情。在这篇短文结束的时候，抄在下面，算作以诗评诗吧！

弄笔涂鸦愧六句，我家墨稿自来贫。

华章玉染联翩至，日作聆诗读画人。

半塘注露月夜山行記
丁巳年秋月
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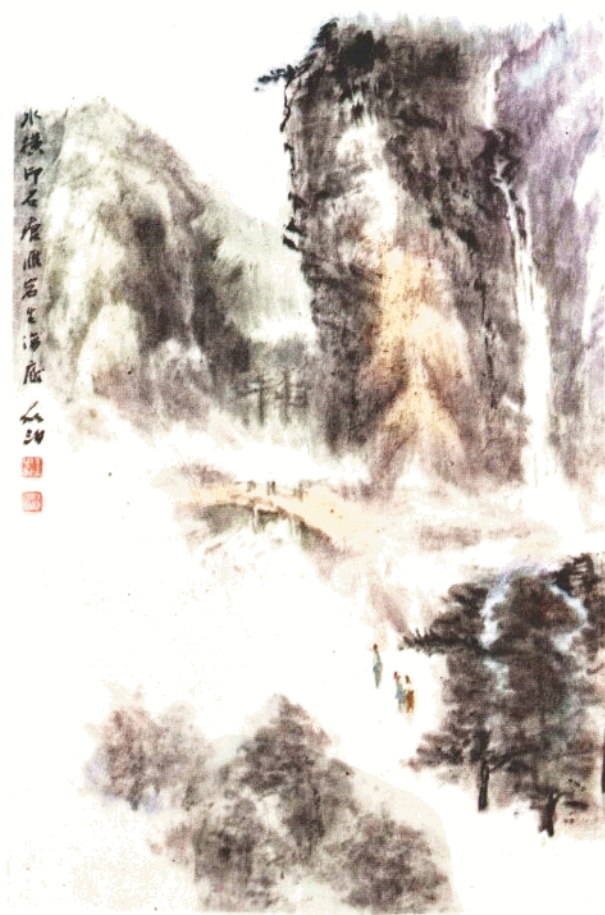
化宜澤周 公和



一屋風雨
初染朱紅
林環屋石
時樂
印



水漫山石屋藏名生海底人



漁村夕照
江天暮色



目 录

· 诗 ·

五 绝 (八十二首) 4

放歌 (4) 青城采茶女 (4) 采菱歌 (4) 自述 (4) 采桑歌 (5) 呈悲鸿先生 (5) 京华论画致友人 (5) 扎葡萄架 (5) 峨嵋九老洞 (5) 黄山云海 (6) 雨后观莲花峰 (6) 石笋乱 (6) 安贫诗 (6) 到兴坪 (6) 南溪山 (7) 漓江歌 (7) 桂林诗 (7) 咏西红柿 (7) 咏辣椒 (7) 赠今井凌雪 (8) 终南积雪 (8) 题芦 (8) 题鸥 (8) 记中条山所见 (8) 深山樵柴 (9) 自有主 (9) 桂林 (9) 自述 (9) 题赠江西大学书法学会 (9) 中日书法联展在北京开幕即席赋二首 (10) 筑波山侨居一首 (10) 卖花婆 (10) 题巫峡 (10) 题范石甫雏鸡图 (11) 赏兰 (11) 幽兰 (11) 咏竹 (11) 弥勒 (11) 题钟馗仗剑图 (12) 江天晚景 (12) 悲鸿先生诞生九十周年 (12) 新疆丝绸之路 (12) 咏竹二首 (12) 篮菊 (13) 水竹 (13) 戏赠孙